

引用格式：

吴雄周, 时晟博, 杨婵.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和组态路径——基于动态 QCA 方法分析[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5, 46(2): 317-327.

WU X Z, SHI S B, YANG C. The function mechanism and configuration path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enabling common prosperity: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ynamic QCA method[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5, 46(2): 317-327.

DOI: 10.13872/j.1000-0275.2025.0099

CSTR: 32240.14.1000.0275.2025.0099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和组态路径 ——基于动态 QCA 方法分析

吴雄周, 时晟博*, 杨婵

(吉首大学商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承担着促进村民增收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双重职能, 并体现出共有、共建、共治和共享的特性。本文从资源、制度、科技、规模化和服务五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 基于 2013—2022 年 30 个省(区、市)(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和西藏)的面板数据, 运用动态 QCA 方法, 探讨推动共同富裕水平提升的组态路径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研究表明, 在赋能共同富裕的过程中, 共同富裕水平受多因素的共同影响, 单一因素无法独立推动其提升。高、低水平共同富裕均呈现出 7 条组态路径, 其中提炼出“制度-技术”联动型、“资源禀赋+制度建设+规模化”驱动型、“资源禀赋+制度建设+技术创新”限制型和“公共服务”限制型四条组态路径。时间维度上, 高水平共同富裕的组态表现出增长趋势, 而低水平共同富裕组态波动较大; 空间维度上, 存在显著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现象。因此, 各地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应注重制度建设, 完善民主决策和监督管理机制; 加强资源整合, 探索多样化的经营模式; 推动农业技术创新与应用, 实现长效发展; 合理配置经济和社会职能, 以更好地发挥其对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

关键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共同富裕; 作用机制; 动态 QCA; 组态路径

中图分类号: F32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75 (2025) 02-0317-11

The function mechanism and configuration path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enabling common prosperity: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ynamic QCA method

WU Xiongzhou, SHI Shengbo, YANG Chan

(School of Business,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 Develop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plays a dual role in promoting villagers' income growth and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 embod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ed benefit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between 2013 and 2022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Taiwan, and Xizang),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cross five dimensions: resources, system, technology, scale, and service. Using the dynamic QCA metho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onfiguration paths that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levels and explores the enabling effect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on common prosperity.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and no single factor can independently drive its improvement. Seven configuration paths are identified for both high and low levels of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them, four key paths are extracted: the “institution-technology” joint path, the “resource endowment + system construction + scale” driven path, the “resource endowment + system construction +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tricted path, and the “public service” restricted path. In terms of the time dimension, the high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while the low level fluctuates significantly.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mbalance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Therefore, the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should focus on system construction, improving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s; enhance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explore diversified business models; promot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for long-term

收稿日期 Received: 2025-01-20; 接受日期 Accepted: 2025-02-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0XJC790009);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大项目(XSP25ZDA005)。Supported by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und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XJC790009); Major Project of Hunan Provincial Social Science Achievement Evaluation Committee (XSP25ZDA005).

* 通信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3242046347@qq.com)

development; and rationally allocate economic and social functions to better enable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common prosperity; mechanism of action; dynamic QCA; configuration path

农村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解决村民增收和乡村治理的有效措施,更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在此背景下,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提高共同富裕水平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学术界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延伸出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承担着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2]。一方面,通过新产业、新业态,产生分红收益并扩大就业机会,优化村民收入结构^[3];另一方面,将大部分经营收益投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领域,提高村民福祉。基于双重职能,按照共有、共建、共治、共享原则^[4],探索出村两委带动型^[5]、“龙头企业+农户+集体组织”的农业产业化联合等多种模式^[6],以把握市场机遇,创造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二是基于共同富裕视角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研究。主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以股份合作制对接市场化^[7];通过政府支持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整合资源,发挥高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重驱动作用^[8];以“竞争-共享”为核心,通过多元治理结构与产业结构、差异化分配与普惠性福利措施相结合的形式助推共同富裕^[9];通过“价值+权威+利益”的统合经营,实现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盘活集体资源、带动村民增收和提升乡村治理等方面的促进作用^[10]。

综上所述,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二,相关案例和实证研究多针对局部或特定地区,缺乏大范围和长期的实证分析;第三,现有研究难以从时间维度揭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动态变化过程。基于此,本文从资源、制度、规模化、科技和服务五个维度探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选取 2013—2022 年 30 个省(区、市)(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和西

藏)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动态 QCA 方法研究时间维度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各组成要素如何组合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以及通过地区差异分析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优化路径,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1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

1.1 依托资源要素整合,增强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土地流转、人力资本培养和资本高效利用,实现农村资源的优化配置。从土地资源视角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出租、入股、互换、转让等多元化土地流转机制,推动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11],进而提升村民收入水平,并增强农业经济韧性。从人力资源视角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依赖农业生产技能型人才与经营管理人才。通过绿色证书培训制度、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职业教育等方式,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同时,通过选拔具备政治素养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村两委干部^[4]、引进返乡贤人或职业经理人,强化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能力,为共同富裕提供人力支撑。从社会资本视角看^[1],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依托财政支持、集体资产入股、内部积累和社会资本投入等多元化资金来源,构建稳健的资金保障体系,提高村民收入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同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1.2 依托产权明晰与制度完善,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激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生发展能力,而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治理架构的完善。首先,明晰的产权关系是成员参与共治的基础。在坚持个人产权的前提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强调集体产权的明确性与专有性^[5],确保集体资产归村集体管理,并明确个人在集体资产中的份额和经营成果。这有助于减少传统农村集体经济中产权模糊、权责不清、集体资产侵占等问题。其次,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遵循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治理,完善民主管理与决策机制,保障成员参与经营决策的权利;通过财务公开、集体代表大会、监事会等形式,加强集体事务的监督机制^[2]。随着组织架构与治理机制的逐步完善,集体经济运作逐步法制化、规范化,增强了集体组织的凝聚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1.3 依托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农业科技创新可分为实体化和非实体化两个方面^[12]。从实体化角度看，绿色农业和高标准农田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体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与农业公司、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积极推进良种繁育、节肥节药和污染物无害化处理等绿色农业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推动农业生产向绿色、高质量和可持续方向发展。此外，农业无人机、传感监测器等工具的应用，推动智慧大棚、水肥一体化系统等项目，促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农业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增长。

从非实体化角度看，信息化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在生产端，高标准农田和规模化养殖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持，通过遥感、气象监测、滴灌等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在加工与销售端，通过全链条数字化管理与农村电商，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增加村民的收入来源。此外，数字技术还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了基础条件，重新塑造了传统的治理需求、架构与方式。将农业科技嵌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的质量与效率。

1.4 依托规模化生产，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相较于个体经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规模生产，从而获得规模效益助力共同富裕^[13]。首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备完善的市场职能，更易获得政府支持和村民信任^[14]，通过整合资源提升村民的市场准入能力，架起市场与村民之间的桥梁。其次，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土地整合，采用大型农机设施进行规模化生产，提高化肥、农

药、种子等资源的利用效率，并通过大数据监测农产品生产条件，最大限度降低气候对农作物的影响，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量和效益^[15]。再次，规模化生产推动产业交叉融合，涉及农业生产、农产品深加工、物流运输、产品销售等多个环节，延长产业链并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最后，通过规模化生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获得协同效应和累积效应，增强市场竞争力和综合效益。通过规模化经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村民物质富裕创造了有利的现实条件。

1.5 依托公共服务供给，强化共同富裕的民生保障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效益要求其发挥社会再分配的作用，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提升社会福利效应^[16]。一方面，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得社会资本对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因此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承担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将部分公益公积金投入公共服务，与财政资金共同支持产业发展和村民生活，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教育、医疗保障等服务，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优质服务供给^[3]。另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提升了村民的物质富裕，也为其精神富裕提供保障。经济效益良好的集体经济组织会将部分收益回馈社会，建设阅览室、乒乓球室、文化广场等设施，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根据当地民俗，开展文艺晚会、戏曲表演、舞蹈比赛等文化活动，丰富村民的精神世界。同时，集体经济组织也关注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调解家庭矛盾、培养村民道德，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图，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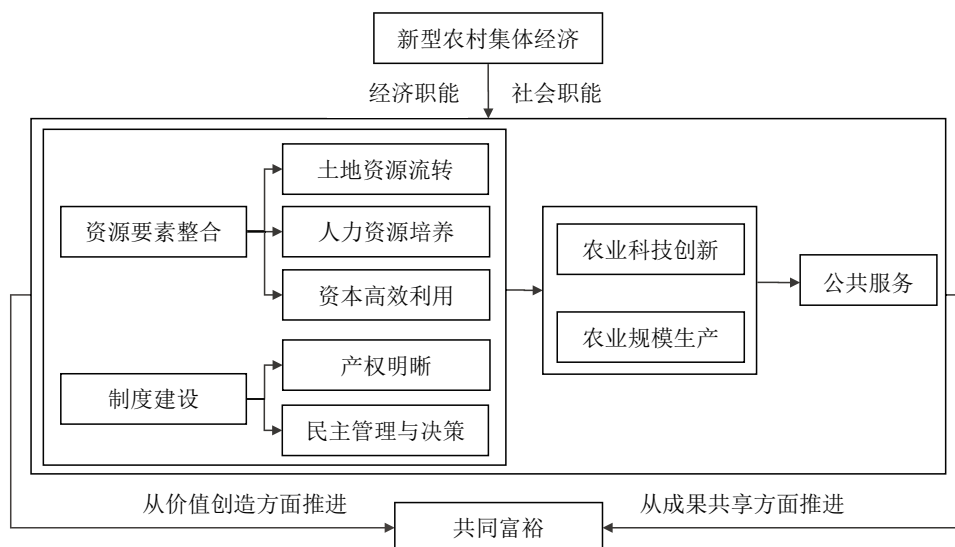


图1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图

Fig. 1 The mechanism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enabling common prosperity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 (QCA) 旨在通过比较不同案例, 找出条件组态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17]。在此基础上, 动态 QCA 重点关注案例随时间变化的轨迹和动态演化过程, 试图通过分析不同案例的发展路径, 揭示复杂现象的动态变化。针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动态关系, 本文选择动态 QCA 方法中的面板 QCA, 以探讨各组态在不同时间节点的表现^[18]。该方法将原有的一致性扩展为汇总一致性、组间一致性和组内一致性, 并相应地将覆盖度扩展为汇总覆盖度、组间覆盖度和组内覆盖度^[19]。通过分析条件变量在不同时间点的变化, 本文旨在厘清条件变量的组合方式及其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个多因素、动态变化且复杂的体系, 而其对共同富裕的赋能过程也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动态过程。基于此, 本文采用 RStudio, 运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动态 QCA 方法, 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各类因素的组合路径。

2.2 结果变量

基于共同富裕的内涵, 并结合现有研究^[20-21], 本文从富裕度、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含 7 个一级指标和 17 个二级指标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 (表 1)。其中, 富裕度通过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来衡量; 共享性通过城乡协调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保障等层面体现发展的公平性与均衡性; 可持续性则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来

衡量发展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2.3 条件变量

基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并借鉴相关学术成果^[22-23], 本文从资源禀赋、制度建设、技术创新、规模化和公共服务五个维度构建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表 2)。在具体指标的选择上, 虽然收益权是衡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成果共享的重要指标, 但考虑到产权制度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 且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要求, 本文将收益权作为衡量制度建设的重要指标。

2.4 数据校准

由于数据单位不统一, 为了确保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本文采用了熵权法和直接校准法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首先, 利用熵权法确定变量中二级指标的权重, 并进行综合指数计算。在此基础上, 根据数据特性及研究目标, 采用直接校准法对各个变量进行校准^[24], 选取 95%、50% 和 5% 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锚点^[25], 将变量校准到 0~1 之间的标准化数据集合。校准结果如表 3 所示。

2.5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 2013—2022 年间 30 个省 (区、市) (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 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粮食年鉴》《中国农垦统计年鉴》《2013—2018 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9—2022 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以及国家统计局官网。

表 1 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Common prosper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释义	属性
富裕性	物质富裕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 人)	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与总人口数之比	+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元 / 人)	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与总人口数之比	+
		恩格尔系数 / %	食品支出与居民总消费支出之比	-
		基尼系数 / %	不平均分配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值	-
	精神富裕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 (册 / 人)	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与总人口数之比	+
		平均教育年限 / (年 / 人)	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平均接受教育的年数	+
共享性	城乡协调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
		城镇化率 / %	城镇常住人口数与总人口数之比	+
	基础设施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工具 / 标台	平均每万人拥有的公共交通工具数量	+
		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 / 座	平均每万人拥有的公用厕所数量	+
	医疗保障	每万人拥有执业 (助理) 医师数 / 人	平均每万人拥有的执业医师和助理医师数量	+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 个	平均每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床位数量	+
可持续性	生态环境	森林覆盖率 / %	森林面积与土地总面积之比	+
		碳排放强度 / %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 GDP 总量之比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与生活垃圾总量之比	+
	发展质量	人均 GDP / (元 / 人)	GDP 与总人口数之比	+
		全社会劳动生产效率 / (元 / 人)	全社会创造的总产出与投入的总劳动量之比	+

表 2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释义	属性
资源禀赋	土地利用效率	单位面积集体建设用地出租出让收入 / 万元	集体建设用地出租出让总收入与集体建设用地总面积之比	+
		土地流转率 / %	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与耕地总面积之比	+
	资金投入力度	农林水事务投入力度 / %	农林水事务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之比	+
	劳动力利用水平	农林牧渔业劳动生产率 / (万 / 人)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乡村从业人员数之比	+
制度建设	收益权	经营与财产性收入占比 / %	经营净收入与财产性收入之和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
	治理能力	实现财务公开村数占比 / %	实现财务公开村数与行政村数之比	+
	监管能力	建立村民理财小组的村数占比 / %	建立村民理财小组村数与行政村数之比	+
技术创新	科技产出水平	乡村人均专利数量 / (件 / 万人)	国内专利授权数与乡村人口数之比	+
	财政投入水平	科技财政支出力度 / %	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之比	+
	研发投入水平	R&D 经费投入力度 / %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与地区 GDP 之比	+
规模化	土地规模化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 / %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之比	+
	技术规模化	技术普及水平 / %	技术市场成交额与地区 GDP 之比	+
	服务规模化	农业机械利用水平 / %	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之比	+
		农田水利建设水平 / %	有效灌溉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	+
公共服务	教育服务水平	教育支出比 / %	教育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之比	+
	医疗保障水平	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比 / %	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与消费性支出之比	+
		乡村医护人员比 / %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与乡村人口之比	+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村均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 万元	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金额与行政村数之比	+

表 3 校准结果

Table 3 Calibration results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共同富裕 (Y)	0.563	0.314	0.191
	资源禀赋 (X1)	0.077	0.034	0.021
条件变量	制度建设 (X2)	0.078	0.021	0.011
	技术创新 (X3)	0.147	0.026	0.006
	规模化 (X4)	0.096	0.040	0.013
	公共服务 (X5)	0.047	0.033	0.021

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本文采用插值法进行了补充。

3 结果与分析

3.1 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

动态 QCA 与传统 QCA 在必要性检验步骤上类似，均使用一致性水平和覆盖度两个指标来衡量必要条件。当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大于 0.9 且覆盖度大于 0.5 时，该条件可视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此外，当调整距离小于 0.2 时，表示汇总一致性精度较高，结果的判断具有更强的支撑作用^[19]。对于调整距离大于 0.2 的因果组合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组间一致性、组间覆盖度和 X-Y 散点图。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高水平共同富裕还是低水平共同富裕，资源禀赋、制度建设、技术创新、规模化和公共服务这五个变量的汇总一致性均低于 0.9，表明这五个前因条件并不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单个条件的解释力度较弱^[26]。此外，针对表中

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大于 0.2 的情况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具体结果如下（表 5）。首先，情况 1、情况 3、情况 4、情况 6 和情况 7 的组间一致性及组间覆盖度均不符合评判标准，因此这些组合不存在必要关系。其次，情况 2 在 2019—2022 年期间的一致性大于 0.9，且覆盖度也超过 0.5，但通过比对 X-Y 散点图^[27]，发现样本点分布不符合要求（图 2）。因此，2019—2022 年期间，该条件变量未通过必要条件检验^[28]。类似地，情况 5 在 2013—2017 年期间也未通过必要性检验。最后，根据表 5 中情况 1、情况 3、情况 6 和情况 7 的组间一致性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各省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逐渐重视，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资源禀赋、制度建设、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呈现上升趋势。

3.2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

动态 QCA 的核心在于分析不同条件组合对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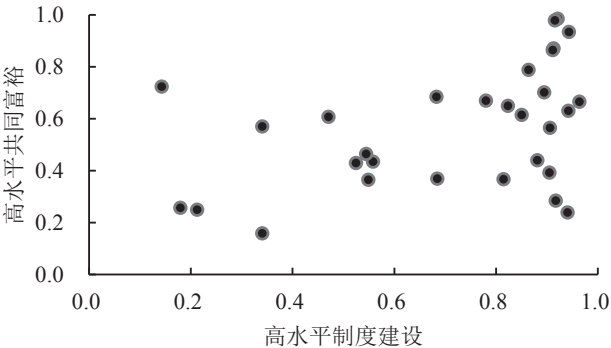
表 4 必要条件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necessary conditions

条件变量	高水平共同富裕 (Y)				低水平共同富裕 (Y*)			
	汇总一致性	汇总覆盖度	组间一致性 调整距离	组内一致性 调整距离	汇总一致性	汇总覆盖度	组间一致性 调整距离	组内一致性 调整距离
X1	0.745	0.740	0.036	0.322	0.574	0.637	0.302	0.443
~X1	0.635	0.571	0.116	0.368	0.766	0.770	0.073	0.282
X2	0.824	0.757	0.254	0.167	0.460	0.472	0.708	0.431
~X2	0.425	0.413	0.654	0.334	0.763	0.829	0.585	0.132
X3	0.787	0.857	0.084	0.408	0.457	0.557	0.334	0.615
~X3	0.594	0.495	0.084	0.454	0.883	0.822	0.044	0.190
X4	0.700	0.725	0.040	0.454	0.552	0.639	0.236	0.541
~X4	0.652	0.566	0.134	0.420	0.762	0.739	0.058	0.339
X5	0.640	0.621	0.102	0.443	0.653	0.708	0.131	0.385
~X5	0.699	0.643	0.113	0.420	0.651	0.669	0.254	0.4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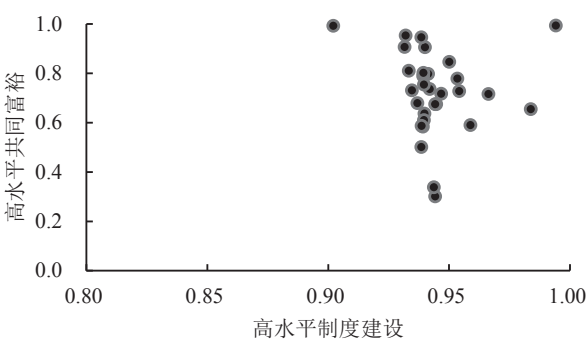
注：* 表示低水平状态，无 * 表示高水平状态。下表同。

表 5 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大于 0.2 的因果组合情况
Table 5 Causal combinations with consistency adjustment distance greater than 0.2 between groups

情况	因果组合	指标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情况 1	X1-Y*	组间一致性	0.435	0.484	0.415	0.467	0.591	0.624	0.71	0.759	0.839	0.883
		组间覆盖度	0.866	0.826	0.738	0.708	0.679	0.62	0.571	0.587	0.524	0.424
情况 2	X2-Y	组间一致性	0.625	0.663	0.621	0.618	0.579	0.724	0.93	0.992	0.995	0.995
		组间覆盖度	0.738	0.807	0.867	0.902	0.941	0.869	0.74	0.646	0.689	0.763
情况 3	X2-Y*	组间一致性	0.195	0.212	0.219	0.255	0.304	0.542	0.849	0.985	1	1
		组间覆盖度	0.773	0.674	0.622	0.63	0.579	0.619	0.52	0.433	0.366	0.291
情况 4	X*2-Y	组间一致性	0.808	0.733	0.729	0.746	0.741	0.682	0.396	0.128	0.085	0.077
		组间覆盖度	0.23	0.263	0.314	0.372	0.476	0.61	0.774	0.928	1	1
情况 5	X*2-Y*	组间一致性	0.934	0.939	0.953	0.96	0.969	0.885	0.575	0.194	0.152	0.188
		组间覆盖度	0.893	0.879	0.836	0.809	0.73	0.754	0.863	0.943	0.946	0.929
情况 6	X3-Y*	组间一致性	0.324	0.338	0.349	0.385	0.446	0.521	0.574	0.64	0.704	0.723
		组间覆盖度	0.722	0.705	0.654	0.645	0.6	0.573	0.537	0.513	0.442	0.365
情况 7	X4-Y	组间一致性	0.422	0.462	0.504	0.48	0.558	0.61	0.613	0.665	0.762	0.796
		组间覆盖度	0.848	0.829	0.796	0.75	0.703	0.66	0.587	0.547	0.488	0.377
情况 8	X5-Y*	组间一致性	0.647	0.621	0.586	0.516	0.533	0.596	0.644	0.807	0.928	0.968
		组间覆盖度	0.883	0.83	0.776	0.737	0.658	0.643	0.612	0.621	0.548	0.425



情况2 2019年样本散点图



情况2 2022年样本散点图

图 2 散点图组图
Fig. 2 Scatter diagram group diagram

果变量的影响，其中一致性水平是重要的评判标准。根据已有研究^[29]，一致性阈值一般设置为 0.75 及

以上。参考相关文献和本文的样本情况，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8，频数阈值为 1，PRI 阈值（逆

向不一致性比例國值)为 0.6,用以构建真值表。该模型覆盖了 300 个案例样本。由于各省份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发展上的差异较大,采用统一的评判标准并不适宜。因此,在反事实分析中,本文遵循谨慎原则,不对前因条件进行方向设定。借助 RStudio,得出了相应的中间解和简单解。

本文主要基于中间解,并辅以中间解与简单解的嵌套关系,综合考虑非对称性问题,从高、低水平共同富裕两个维度寻找符合条件的组态路径,旨

在明确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本文共得出 2 条高水平共同富裕的组态路径,以及 5 条低水平共同富裕的组态路径。高、低水平共同富裕的整体一致性分别为 0.918 和 0.911,均大于 0.75;总体覆盖度和各组态的一致性也都满足评判标准。同时,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和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均低于 0.2,展现了较强的解释力。对高、低水平共同富裕的组态进行归纳总结,提炼出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 4 条组态路径。

表 6 共同富裕组态分析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common prosperity configuration analysis

条件变量	组态分析 - 高		组态分析 - 低				
	组态 a1	组态 a2	组态 b1	组态 b2	组态 b3	组态 b4	组态 b5
资源整合		●		■	■	○	
制度建设	●	●	■		■	■	■
技术创新	●		■	■	■		○
规模化		●		□		□	○
公共服务		□	□	□		●	●
一致性	0.935	0.938	0.943	0.971	0.978	0.915	0.975
PRI	0.876	0.825	0.885	0.919	0.96	0.699	0.888
覆盖度	0.662	0.4	0.475	0.453	0.56	0.287	0.24
唯一覆盖度	0.344	0.082	0.064	0.106	0.115	0.016	0.015
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	0.047	0.080	0.022	0.062	0.054	0.080	0.025
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	0.115	0.115	0.081	0.104	0.081	0.121	0.138
总体一致性		0.918			0.911		
总体 PRI		0.844			0.833		
总体覆盖度		0.744			0.795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白表示可有可无。

1)“制度 - 技术”联动型。该模式组态为 a1,其核心条件为高制度建设和高技术创新。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制度和技术的交叉融合促进了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在各省广泛开展,推动了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实现了县、乡、村之间的数据共享、管理流程简化、治理方式创新,打通了乡村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提供了高效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制度对农业技术的推广起到多方面的作用:通过规范化的制度搭建,建立起村民、企业等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关系,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通过农机购置补贴、惠农贷款等政策支持,激励农业技术和服务的推广;通过制定标准,推动农业技术体系的建设。该路径解释了约 66.2% 的案例,典型案例包括上海(2014—2020 年)、江苏(2013—2022 年)和浙江(2013—2022 年)。

2)“资源禀赋 + 制度建设 + 规模化”驱动型。该模式组态为 a2,其核心条件为高资源禀赋、高制度建设和高规模化。这表明,资源的高效利用离不

开制度支持和规模化经营;制度的制定要综合考虑资源的实际情况和规模化经营的需求;规模化经营依赖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制度保障,三者结合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30]。资源禀赋是乡村发展的基础,差异化的资源使得不同乡村拥有不同的特色产业。例如,拥有丰富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的乡村可着重发展旅游业;拥有良好气候和肥沃土壤的乡村可根据农作物习性发展种养业,形成全产业链。乡村产业发展涉及资金、人力、机械设备、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资源整合需要高效的治理架构,最终促进规模化经营。通过激励机制、法治保障和规模化经营,确保资源的科学利用和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资源整合对治理架构的变革和规模化经营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形成循环累积效应。该路径解释了约 40% 的案例,典型案例包括黑龙江(2018—2022 年)、内蒙古(2019—2022 年)和宁夏(2020—2022 年)。

3)“资源禀赋 + 制度建设 + 技术创新”限制型。该模式组态为 b3,在此模式下,资源整合、制度建

设和技术创新三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导致无法实现规模化经营和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从而导致低水平的共同富裕。未来应加大对资源整合能力、制度建设和科技创新三个方面的投入力度。该路径解释了约 56% 的案例,典型案例包括海南(2013—2017 年)、江西(2013—2016 年)和湖南(2013—2015 年)。

4) “公共服务”限制型。该模式涵盖了组态 b4 和 b5,其核心条件为公共服务。这表明,如果过分注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职能,可能会增加其经营风险,降低效率和竞争力,从而导致较低水平的共同富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职能是实现社会职能的基础,为避免过度福利化,必须妥善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通过将公共事务与经济事务分离,在保障经济职能的基础上承担社会职能,其中,以产权改革和治理架构优化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对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的协调至关重要。该模式分别解释了约 28.7% 和 24% 的案例,b4 的典型案例包括福建(2013—2018 年)和广东(2016—2019 年),b5 的典型案例包括安徽(2016—2017 年)和陕西(2015—2017 年)。

通过对以上四种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资源禀赋、制度建设和技术创新三个维度的组合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横向角度来看,资源禀赋、制度建设和技术创新在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而在低水平共同富裕的情形中,这三者的缺失以及过度注重社会职能的限制性作用更加明显。该研究结果表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促进五大要素之间的联动,从而推动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3.3 组间和组内一致性分析

为了避免传统 QCA 忽视时间效应的问题,动态 QCA 通过分析组间一致性变化趋势来探讨组态

的时间效应。如图 3 所示,高、低水平共同富裕生成的 7 条组态,其组间一致性均高于 0.75 的评判标准;此外,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均小于 0.2,表明这些组态不存在显著的时间效应。然而,进一步观察 2013—2022 年间各组态的变化可知,高水平共同富裕中的组态 a1 和 a2 的组间一致性在此期间呈现出逐步增长的趋势,且在样本后期,组态 a1 和 a2 的组间一致性在 0.95 附近上下波动,2020—2022 年间呈现上升趋势。低水平共同富裕中的组态 b1 和 b4 在 2014—2018 年期间出现了显著下降,而其他 5 个组态在 2019—2020 年期间波动较大。具体原因可能包括:首先,2019—2020 年间,受到疫情影响,村两委以及农村集体组织将更多精力集中于疫情防控工作,且市场环境处于低迷状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受到了冲击;其次,2020—2021 年间,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32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再者,2021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文件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政策保障,为乡村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最后,2014—2018 年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政策出台,加大了农村改革力度,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手段,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通过对组内一致性进行分析,探讨各组态路径在不同案例中的稳定性。进一步观察高、低水平共同富裕两组数据(表 6),7 个组态的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均低于 0.2,表明每个组态在各省份之间差异不大。统计结果显示,高水平共同富裕组态案例的分布可分为三个层级:以江苏、浙江、北京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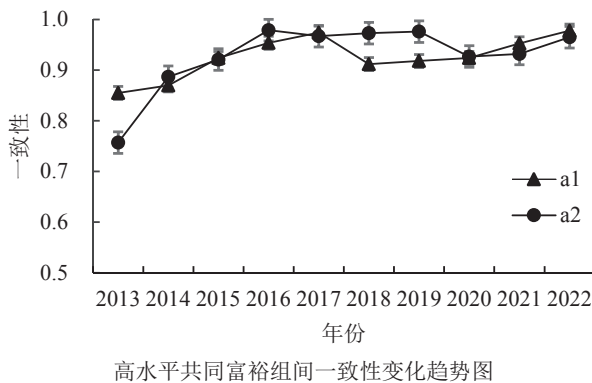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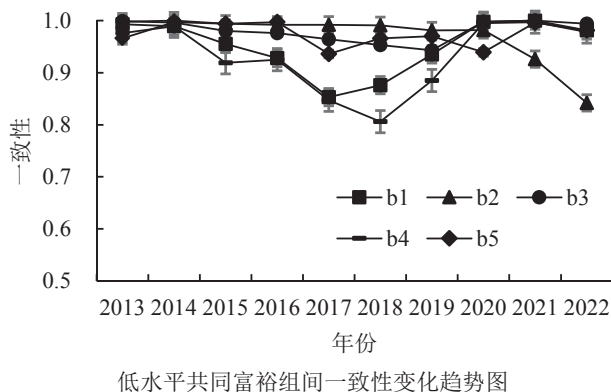


图 3 组间一致性变化趋势组图

Fig. 3 Group diagram of consistency change trend among groups

海为代表的优秀型;以湖北、陕西和河南为代表的良好型;以海南、甘肃和宁夏为代表的普通型。高水平共同富裕的案例大多分布在东部和中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而中西部发展较为滞后的省份所占比例较小。低水平共同富裕的组态案例则集中在云南、广西、辽宁等中西部地区以及东三省。案例的差异性体现了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进一步引发了对资源整合能力较弱、制度建设不完善、技术创新不足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1) 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的研究表明,构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五个要素并不构成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单一条件变量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较弱,其赋能过程依赖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组合和共同作用。因此,只有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五个要素以特定方式结合,形成有机整体,才能有效发挥其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最终实现对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

2)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的研究表明,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稳固的经济基础,核心要素包括资源禀赋、制度建设、科技创新和规模化发展。此外,作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源头,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制度变革以及产权关系的明晰和科学的治理架构,使得制度建设成为各组态的核心条件,体现了其较强的普适性。

3) 尽管各组态的组内一致性低于评判标准,且未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布差异,但通过对比高、低水平共同富裕所代表的典型案例可发现,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东北地区 and 中西部地区相较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低水平共同富裕省份未能充分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职能,特别是在村民增收和乡村发展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4.2 政策建议

1) 夯实制度基础,推进“三变”改革和治理架构的完善。按照“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采用股份制形式将经营性资产以股份形式量化至每个成员,以搭建成员和村集体之间的利益共同体纽带关系,稳步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此外,通过设立成员代表大会、监事会等内部架构,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民主决策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在充分听取成员意见的同时,提高决策的科

学性。

2) 加强资源整合,探索多元与稳健的经营模式。通过与关联企业约定投资数额和分红金额,降低农户和企业因市场价格波动导致的违约可能性,降低企业和村民的交易成本,改善村民的弱势地位;通过金融机构相关助农平台,促进“良好信誉”向“信贷资源”的转变,以“整村授信”获得的信贷资金助力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多村抱团发展^[31],打破行政区域界限,推动跨村、跨镇、跨县联合,统筹管理发展资源,共同推动区域发展。

3) 推动农业技术创新与应用,实现农业生产增产增效。在技术创新方面,当地政府可采取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的方式,降低从事智慧农业、先进农机制造等企业的负担,以及为村民购置农机、安装温室大棚等机具给予补贴。此外,当地银行可向企业和村民提供低息贷款,助力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设备更新;在技术应用方面,当地政府可采取县乡集中培训、现场实训等方式对村民开展大数据应用、种植养殖生产等相关技术的培训,实现“集体组织+技术指导团队+村民”的高效形式,推动农业技术的普及。

4) 立足现实,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水平共同富裕的省份应继续推进新型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保障良好经营效益的前提下,将发展重点集中在精神富裕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职能;低水平共同富裕的省份应聚焦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职能^[32],妥善调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两者的关系,助推规模化生产和多元经营模式的实现,提高共同富裕水平。

参考文献:

- [1] 周立,奚云霄,马荟,等.资源匮乏型村庄如何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基于公共治理说的陕西袁家村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1(1):91-111.
ZHOU L, XI Y X, MA H, et al. How to develop new collective economy in resource-poor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Yuanjiacun in Shaanxi Provi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ublic governance[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1(1): 91-111.
- [2] 曾恒源,高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三重困境与破解路径:理论逻辑和案例证据[J].经济学家,2023(7):118-128.
ZENG H Y, GAO Q. The triple dilemma and solution path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case evidence[J]. Economist, 2023(7): 118-128.
- [3] 陈锡文.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J].农业经济问题,2022,43(5):4-9.
CHEN X W.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common prosperity[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2, 43(5): 4-9.

- [4] 申云, 景艳茜, 李京蓉. 村社集体经济共同体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基于成都崇州的实践考察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 44(8): 44-59.
SHEN Y, JING Y X, LI J R.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community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of Chongzhou City, Chengdu[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3, 44(8): 44-59.
- [5] 张应良, 杨芳.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例证与理论逻辑 [J]. 改革, 2017(3): 119-129.
ZHANG Y L, YANG F. Practical examples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J]. Reform, 2017(3): 119-129.
- [6] 王志刚, 于滨铜.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概念内涵、组织边界与增效机制: 安徽案例举证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2): 60-80.
WANG Z G, YU B T.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rganizational boundary and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union: evidence from Anhui Province[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9(2): 60-80.
- [7] 魏广成, 孔祥智.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框架、难点阻点与制度构建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24(6): 14-24.
WEI G C, KONG X Z. Logical framework,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 system[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4, 24(6): 14-24.
- [8] 张怀英, 常乐, 郭超然. 多重制度逻辑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治理机制研究: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4(2): 89-102.
ZHANG H Y, CHANG L, GUO C R.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under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 a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4(2): 89-102.
- [9] 曹银山. 新型集体经济必然助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吗? 基于“竞争性-共享性”的理论框架 [J]. 当代经济管理, 2024, 46(5): 63-72.
CAO Y S. Will the new type of collective economy inevitably boost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mpetition-sharing” [J]. Contemporary Economic Management, 2024, 46(5): 63-72.
- [10] 吴高辉, 杨晓婷. 统合联营: 公共领导力视角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理: 基于H省H村的单案例研究 [J]. 公共管理学报, 2024, 21(3): 100-110, 173.
WU G H, YANG X T. Integration-based joint-operation: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leadership: a single case study based on H village in H province of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24, 21(3): 100-110, 173.
- [11] 姚志, 刘健, 吴学兵. 农业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农地流转、产权归属与地块生产率 [J]. 投资研究, 2024, 43(3): 100-115.
YAO Z, LIU J, WU X B. Farmland circulation, property right and land produ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J]. Review of Investment Studies, 2024, 43(3): 100-115.
- [12] 李丛希, 谭砚文. 以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作用机理与路径选择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23(5): 22-32.
LI C X, TAN Y W.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rapidly driven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mechanism and path selection[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4, 23(5): 22-32.
- [13] 杨博文, 牟欣欣. 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研究: 理论机制、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0(6): 5-14.
YANG B W, MU X X. Research o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new era: theoretical mechanism, real predicament and achieved breakthrough[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0(6): 5-14.
- [14] 申云, 王锐, 张海兵, 等. 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变迁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48(5): 60-72.
SHEN Y, WANG R, ZHANG H B, et al.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n counties and the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income gap[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 48(5): 60-72.
- [15] 孙琳琳, 吕德宏, 张雨. 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陕西省 1051 户样本数据的估计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3, 44(2): 274-284.
SUN L L, LÜ D H, ZHANG Y. The impacts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 joint-stock cooperative system reform on farmers' income: estimation based on a survey data of 1051 farmers in Shaanxi Province[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3, 44(2): 274-284.
- [16] 赵秋倩.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共同富裕协同发展: 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J]. 世界农业, 2024(3): 68-77.
ZHAO Q Q.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common prosperity: theoretical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J]. World Agriculture, 2024(3): 68-77.
- [17]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 (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 [J]. 管理世界, 2017, 33(6): 155-167.
DU Y Z, JIA L D.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 a new way of management research[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7, 33(6): 155-167.
- [18] 蒙克, 魏必. 反思 QCA 方法的“时间盲区”: 为公共管理研究找回“时间” [J]. 中国行政管理, 2023(1): 96-104.
MENG K, WEI B. Rethinking the “time blindness” of th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ringing back “time” for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3(1): 96-104.
- [19] CASTRO R G, ARIÑO M A. A general approach to panel data set-theoretic research[J]. Journal of Advances in Management Sciences & Information Systems, 2016, 2: 63-76.
- [20] 韩亮亮, 彭伊, 孟庆娜.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 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J]. 软科学, 2023, 37(3): 18-24.
HAN L L, PENG Y, MENG Q 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common wealth: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China[J]. Soft Science, 2023, 37(3): 18-24.
- [21] 李思仪, 韩秋红. 数字经济创新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J]. 经济问题探索, 2024(9): 1-14.

- LI S Y, HAN Q H.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innovation on common prosperity[J].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24(9): 1-14.
- [22] 沈秋彤, 赵德起.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差异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 39(2): 43-63.
- SHEN Q T, ZHAO D Q. Research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22, 39(2): 43-63.
- [23] 刘浩, 吕杰, 韩晓燕.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实现路径及替代机制：基于 186 个文献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3): 32-41.
- LIU H, LYU J, HAN X Y. The driving factors, realization path and substitution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based on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ase study of 186 documents[J].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1, 22(3): 32-41.
- [24] MORGAN S.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J]. Social Forces, 2010, 88(4): 1936-1938.
- [25] 张明, 杜运周. 组织与管理研究中 QCA 方法的应用：定位、策略和方向[J]. 管理学报, 2019, 16(9): 1312-1323.
- ZHANG M, DU Y Z.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 i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position, tactics, and directions[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9, 16(9): 1312-1323.
- [26] 高小玲, 王宇婷, 晋洪涛. 政策工具与渔民韧性的适配性如何影响退捕长效机制构建？基于 fsQCA 的分析[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4, 45(4): 691-701.
- GAO X L, WANG Y T, JIN H T. How does the adaptation of policy tools and fishermen's resilience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s for fishing withdrawal? Based on the fsQCA configuration analysis[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4, 45(4): 691-701.
- [27] 谭海波, 范梓腾, 杜运周. 技术管理能力、注意力分配与地方政府网站建设：一项基于 TOE 框架的组态分析[J]. 管理世界, 2019, 35(9): 81-94.
- TAN H B, FAN Z T, DU Y Z.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ability, attention distribu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website construction: a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TOE framework[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9, 35(9): 81-94.
- [28] VERWEIJ S, NOY C. 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2013, 16(2): 165-169.
- [29] 文杰, 黎红梅.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增进及组态路径：基于多因协同联动的 QCA 方法[J]. 资源科学, 2022, 44(5): 1066-1078.
- WEN J, LI H M. Configuration path analysis of farmland irrigation system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based on the QCA method of multifactor synergy[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5): 1066-1078.
- [30] 郑瑞强, 刘烨斌, 张宜红, 等.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经分离探索及路径优化[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4, 45(1): 33-42.
- ZHENG R Q, LIU Y B, ZHANG Y H, et al. Exploration of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path of developing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4, 45(1): 33-42.
- [31] 张龙, 张新文.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共同富裕：逻辑关联、实践过程与路径选择：基于“战旗道路”的经验观察[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4): 27-35.
- ZHANG L, ZHANG X W.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common prosperity: logical correlation, practical process and path select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observation of "zhanqi village"[J].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3, 23(4): 27-35.
- [32] 余家林, 王怡迪. 面向共同富裕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新研究：基于赤峰市“三变五合”改革的案例分析[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5(6): 33-41.
- YU J L, WANG Y D. Research on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for common prosperity: a case study of "Three Variations and Five Harmonies" reform in Chifeng[J].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4, 25(6): 33-41.

(责任编辑：孟岑)